

穆參軍集目錄

第一卷

詩

江南寒食

送毛得一秀才歸淮上二首

食魚

魯從事清暉閣

送葛源之太和主簿

送靈師歸吳

江南春

寒食



江上送陳翹還無為

殘春病醒

書事覺菴

和毛秀才江墅幽居好十首并序

燭

過西京

賦催妝

送孫立東游

村郭寒食雨中作江南體

清明連上巳

合歡芍藥

故侯園

送定師南游

送人至邊寨

巨盜

汝陰偶書呈一二知己

除夜

城南五題

郊步

獨游

貴侯園

王朱侯墓

玉津園

燈

登莒子臺

希言官舍種花

登女郎臺二首

友人燒筍之約未赴

別穀熟尉李七同年

樊博士化州監鹽

丙寅春雨

贈適公上人

一有五日同周越陳永錫游吉祥僧舍

題李士言秀才別貯帕

南陌

雨中牡丹

聞報自崖徙雷成一章

秋浦會遇并序

第二卷

文

答喬適書

上大名陳觀察書

上潁州劉侍郎書

上監判即中書

唐柳先生集後序

送李秀才歸泉南序 詩附

張君字序 贈蔡書

送魯推官赴南海序

送李秀才應陳州舉序

送呂公初序

送崔伯盈序

第三卷

文

亳州魏武帝帳廟記

任氏家祠堂記

蔡州開元寺佛塔記

養正堂記

亳州法相禪院鐘記

靜勝亭記

明因院羅漢像新殿記

東海徐君墓誌銘

祭第二子文

附錄

穆公遺事

石川上氏世矜 十行三十字 其祖其擇 欵其族子成侯
其以事乃改欵所物

穆參軍集目錄

穆參軍集卷第一

河南穆修伯長著

范陽祖無擇擇之編

江南寒食

江城水國春光饒 清明上巳多招邀
花陰連絡青州岸 柳色掩映紅欄橋
歌調嘔啞雜吳俗 髻鬟踈削傳南朝
誰憐北客歸未去 楚魄湘魂唯暗消
富貴送毛得一秀才歸淮上
江天梅雨晝蕭蕭 送別愁吟白紵謠
處士才高融未薦 騷人魂斷玉方招
自傷旌驥心千里 空羨溟鵬志九霄
酒罷征鞍迢遞去 不堪回首木蘭橈

君歸迢遞淮西路我客蕭條秋浦城惻惻相看復惻惻
行行送別重行行途中猿鳥哀聲斷馬上雲山遠碧橫
富貴窮通俱未決直傾樽酒沃離情

南有嘉魚異常趨四月期江天專伺至煙網密爭垂
戲汀蘋末初循水荇湄競搖輕舫艤寬罩碧連漪占浦
搜深藻空波出素髭數頭餘玉質二色類銀姿貨鬻斯
為切鮮腴敢暇知青錢邀價直華屋市新竒珠沫緣條
煦霜鱗逐刃墮扣顱瓊聚骨剖腋錦分肌味佐芳菘恹
香參苦笋宜羹甌融膩玉膾筋胃一作寒絲湘鱠非吾

偶河魴孰與夷薦新奚尚鮪稔毒即珠纈鱸訝休官易
鯖嫌醒酒遲自當頻佐膳所惜易過時

庚即真好事溪閣新新開水石精神出江山氣色來踈
煙分鷺立遠靄見帆迴公退資清興閑吟倚檻裁

送葛源之太和主簿
勿歎從卑位聊欣適去情愁風九月急飛鳥一帆輕繪
斫江鱗活杯嘗楚釀清歡一作華莫回首寵辱正堪驚

靈師殊可尚頗不類浮屠託跡雖依佛留心獨喜儒風
塵倦京洛水石憶勾吳破寺松杉老南歸舊隱孤

對江南春
杜若谿邊待釣船
怨紅傷翠助鸚鵡
戰回春事青蒲劍
買破韶光綠苻錢
千嶂遠圍芳艸國
一江晴浸斷霞天
未知多感多愁客
何處偷尋甕底眠
回首窮愁玉樹
寒食
江邊又寒食
儵客奈離襟
恨滿王孫草
愁多望帝禽
雞毬輕薄事
歌酒宴游心
盡付吳兒輩
唯知屏跡淡

江上送陳翹還無為
江上寂寥春雨晴
江邊冉冉春潮平
相逢未盡斗酒醉
相送又速孤舟行
篁竹窮鎖秋浦郡
煙波渺隔無為城
音塵兩地不千里
勿使負君金玉聲

殘春病醒
風簾窸窣燕啾啾
臥對殘芳起鬱陶
乍因游車一作春
尚在未醒扶枕日
初高煩腸屢沃瘳
難解病髮慵簪
更搔欲為風光輕賦別
正無慘賴染江毫

書事覺菴

惠澤涵濡四海同
微生曾莫預昆蟲
不參品物陶鎔外
獨作窮人蓋載中
深窞已顛猶磷石
危苔將擇更推風
一家寄命嗟無地
何負明神與上穹

和毛秀才江墅幽居好十首并序

滎陽毛生有墅在宣城之南陵嘗作村居詩十首其
詩用律格五言四韻每篇皆同上之一句元和長慶

來詩人多是體生之往還躡而和者數人暨攜北來
出以相示予諷其篇而悅其事既恨未得往從之游
喜用其韻而繼之得以盛言生所居之樂宣城實江
外之郡而墅且在焉因首用是句

江墅幽居好當門看水田鳧鷖閑夕照杭稻秀原煙野
屐無完齒山衣有敗肩遙聞雙闕下蕭鼓樂豐年

其二

江墅幽居好南塘枕野亭菰蒲顫風綠菱荇蓋波青繫
葦一魚艇翹煙雙雪翎相攜二三叟扶醉不曾醒

其三

江墅幽居好谿山數里長徑通茶塢綠門枕橘園香藉

藉石還勝榻聽松不讓簧閑游鷺里巷自作隱淪痕

其四

江墅幽居好老農時款扉濁醪尤共醉野話但無機山
雨欲到檻竹風先滿衣南谿秋更樂稻熟又魚肥

其五

江墅幽居好賓來定不愁酒釀新出榨魚活旋離釣移
席追松影調琴和澗流陶然方外樂名教繫何由

其六

江墅幽居好柴闌帶竹籬田頭餉耕後樹裡灌園時鄰
靜鳴秋織樵閑對野棋抵噉非戎事大笑引蘇錐

其七

江墅幽居好何妨鄙事添神隨山父賽筮學野人占露
草牛羊喜秋霖黍苳嫌短墻衰柳下寒水半渠淹

江墅幽居好名山對九華踈篁十餘畝古屋兩三家
下鷄爭黍籬根虺逐蛙水邊閑送目獨鳥在秋槎

江墅幽居好身如醉伯倫浮名拋可得荒宴罷何因
酌乘籃輦道遙岸角中人間莫回首容偽不容真

江墅幽居好人閑晚最孤魚臨谿樹釣鳥隔水煙呼野
竹挂薜荔山花睡鷓鴣畫工能狀出羞殺輞川圖

一箔珠簾掩映垂房櫳清染麝香枝佳人盼影橫哀柱
狎客分光綴艷詩禁鎖翠明初唱漏官牕紅短尚圍碁

長宵且秉歡游去無限風情見古辭

過西京

西京千古帝王宮無限園名水竹中來恨不逢桃李日
滿城紅樹正秋風

嚴妝應在繡閣中似鬪春芳折曉風試問夭桃臨碧沼
何如艷質對青銅

送孫立東遊

文章之難入氣亦難折端百黃金盡

詩筆知名曾苦刻文章多難久漂流睚陽縱酒黃金盡
提劍東方暫一游

村郭寒食雨中作江南體
寂寥村郭見寒食風光更著微雨遮鞦韆閑垂愁稚子
楊柳半濕眠春鴉白社皆驚放狂客青錢盡沽送酒家
眼前不得醉消遣爭奈惱人紅杏花

清明連上巳

改火清明度湔衫上巳連芳辰來屬續游事困聯翩酒
帳經旬直花司併日權俠兒狂不足猶恨促春妍

合歡芍藥

薰風對折香心破皓露雙滋粉面新油壁車中同載女

菱花鑑裏並妝人皇英帝子鍾遺艷琬琰宮姬託後身

誰道獨呈芳瑞晚也勝常調牡丹春

故侯園

池館朝來瓦礫存路傍看取故侯園身前便作荒涼計

祇樹芳菲不樹恩

送定師南游

營營學佛徒皆喜些吾道憐師獨異群儒藝知探討誦
詩三四章往往見辭藻玉璞在琢磨不難成至寶知予
本好古身服仁義老勤請送行詩安足慰枯槁別時汝

穎路涼葉驚秋早南游何當還江潭無限好

送人至邊寨

豈憚河湟遠男兒効主恩窮邊人不到孤戍自分屯馬
放胡沙煖烽傳塞日昏軍前初謁帥戎服走轅門

嗣皇登位始凝旒巨盜尋將相印收漢室有靈誅賊冀
舜廷無患放凶兇猿狙豈稱周公任豺虎猶寬巷伯投
願斬都衡謝天下不然何用正王猷

汝陰窮掾計何踈四十無成坐諷詩書不務功名師

補買 闔獨將仁義守蘧廬敢同賈傅希前席況異鄒生

託後車除泥諸公時一醉等閑猶且忘歸歟

除夜

燈前清淚落衣間守歲分為客是閑老母今春年七十

壽觴爭忍對慈顏

香城南五題

郊步

野水岸邊逢艸歇平林煙畔逐花行雨晴南陌塵埃死
倍覺風光奪眼明

獨游

水曲林幽獨杖藜耶筒香入亂花攜輕肥不得尋春意
動要笙歌逐馬蹄

貴侯園

名園雖自屬侯家任客閑游到日斜富貴位高無暇出

主人空看折來花

朱亥墓

閑登朱亥游俠墓却望梁王歌吹臺臺上墓邊芳艸綠
游人心事立徘徊

玉津園

君王未到玉津游萬樹紅芳相倚愁金鎖不開春寂寂
落花飛出粉牆頭

燈

杳杳有時當永恨依依何處照閑眠靜臨客枕愁寒雨
遠逐魚蓬耿耿煙纖影乍歇還復立冷花時結不成圓
銷魂猶憶江樓夜曾對離觴賦短篇

登莒子臺

莒國丘壠在莒臺荆棘深憑高一極目懷古重傷心平
楚蒼煙暝遙峰白日沉誰論客懷抱灌木自悲吟

希言官舍種花

纔初看君栽小園已報新花著桃李感時睠物情何多
發詠長篇託興比為言桃李富華實君子盛德尤所似
藉藉相倚臨芳辰輔導春功如宰揆旁有百卉爭妍舒
特煩化匠施剗劑刻鏤也誇紅闥紫亦可憐各事繁華一
時爾繁盛寧將此花同令人慕翫狂不已義和奔御催
春歸祇得銜杯且歡喜君看灼灼枝上英半雜泥塵成
落葉盛衰不獨草木然人事悠悠盡如此

臺前流水眼波明臺上閑雲鬢葉輕莫把姑蘇遠相比
不曾亡國只傾城
其二
女郎名字本風流好與州人作勝游儻使此臺呼醜女
汝陰城裡一荒丘
友人燒筍之約未赴
久約燒林筍何時會勝園未嘗清氣味每厭俗盤飧漸
痛煙犀老方憐露錦繁如何玉川子苦惜擇龍寬

別穀熟尉李七同年

騎驢登縣門肩肩復何言留館竺乾舍屢攜梅福樽凶

荒岐路梗水雲歲時昏明日別君去依然蓬跡奔

樊博士化州監鹽

監醜已非職况復極南之莫識州名化徒聞水涉灘樹
驚人面果俗駭鳥言夷去去惟強飯徵還歲可期

丙寅春雨

天地開春暉群陰爭閉之行行二月路寒威切人肌淫
雨恣凌虐淹旬下無時頑雲掃墨合直向平地垂蒸人
共愁嘆萬物皆瘡痍衆木有芳華摧沮不得施青苞斂
絳萼同向枝上萎民麥悲已病泥中聊參差嘉穀失播
種雖晴諒胡為蠢彼田中氓豈惟念身飢州縣責常賦
嗷嗷訴之誰幸不為盜起多應盡流離吁哉致此異其

谷安所尸悒悒窮巷士屏身伏茅茨讀書枕前古得失
心頗窺天理不難究可以人事知且欲上其說懼非已
所宜有職彼尚默未當僭汝卑勉汝無妄言言出禍汝
隨誰識此懷抱獨自空嗟嘻

贈適公上人

喜得師消耗從僧問不休苦吟成白髮多病寄滄洲道
氣閑尤勝書鋒晚更道相思二千里阻別十三秋六合
勞生耳休追萬事不雲羅荒舊隱知友落新丘想嘆歐
生逝應聞李氏憂師曩受國子博士李公深遇實與其
子之奇相好李博士去世予得無悼
念尋思祇如此必竟欲何求未即無言問方期勿藥瘳
終為嵩少約築室共夷猶走久有嵩少之志去將有
期因欲招師而偕往也

卦一百五日同周越陳永錫遊吉祥僧舍

痛飲方期數百杯尋芳何事又空回花愁酒困春無著
却訪野僧蕭寺來

題李士言秀才別貯帕

蘭薰麝裊裏輕綃帕畧許攜持又索還題破白雲深有意
要傳消息到巫山

南陌

南陌一雨後東風三月天殘花亂芳艸輕絮散春煙景
色真愁絕歡踪重棄捐悵悵有餘恨醞醖詎能蠲

雨中牡丹

萬金期勝賞三月破穠芳妬忌巫娥雨摧殘洛苑香怨

啼甄后玉寒出貴妃湯掩斂無聊極誰來替斷腸
聞報自崖徙雷成一章

從來貶崖斷還期聞徙孽雷衆共疑却訝有虞刑政錯
四凶何事不量移

秋浦會遇 并序

大中祥符五年為海陵郡司理參軍居職以不能俯
仰自全不幸為姦人所伺誣構以事因被罪南謫為
池州參軍貶斥中且聞所天之艱朝廷以罪犯不許
奔哀窮寃悲苦生人所無寄一室於浮屠宮闔戶自
日外絕還往留歲餘遇赦聽以所釁聞將示之宥俱
待命者有前泗州錄事參軍清河張本亦受譴來是

蘇州前赦一月至與之居泊比接既相弔語且悲且歡
張君簡篤有文信義人也自是游處以日兩盡款慰
若忘窮否之為爾予自至以艱憂中目不能視文字
矧為聲偶之辭乎逮此竊厥事聊用拾之為長詩一
千二百言匪以言詩也據憤悒之辭也池州古秋浦

地命為秋浦會遇詩云

齷齪幽遐地栖栖會遇人窮愁艱理勝羈旅易情親豈
意當漂謫茲諧卜並鄰温温窺表粹晏晏奉嬉頓直道
談端闢橫流語下堙綺文何斐亶瑰行亦璘玢敷分初
投漆交言乍飲醇操心忠義合開口肺肝陳共味隨時
理俱成迷患因禍來非造次語及自酸辛衆奮漂山舌

孤縻坐獄身詆誣惟膈臆鍛鍊止逡巡因任棺桐躍寬

寧斗劍伸君牽一作成狠翟深君之寬由翟淳者我患

構姦秦秦應者本以嶺南小吏承攝州縣久而得真命

細之譜以予常輟慢之會守郡者疾病諸從巧縱銘刀

筆幽爭調鬼神精誠懷皎日悲憤貫高旻素誓端清檢

期無取玷淪斬芻常鼓篋臥藁先書紳側壁疑曾辨鈞

金法所循得情奚示喜伏念不忘旬粗評評去三章直

何辭一馬貧決曹誠自任蓋今之司理參軍也司舉仰誰倫

錄事參軍唐亦膺破藏姦柱網埋剪暴輪存心固慨慕

有位敢希遵驥駟程初發虹蜺氣未振沮磨圭失色萎

菲錦爭新肯或奇虛力翻成害實賓木招孤秀伐珠掇

閣投嗔跣躄同非聖敢隼衆忌洵棘心終妬蕙蓬首不

差螭冶媚皆狸貉跳梁並狡兔不無嫌虎據的是惡鷹

隣合力邪攻正連謀偽訾真蠅聲移枯楊渠列蟻漏墊

嶙峋抵玉為凡礫摧松作敵神椎埋督直墮排陷堵潛

填涉鄰卑濕終投誼愁憂遂放均籲辜賒蓋幙照覆隔

蟾跋流落窮山崦夷猶積水垠望家惟實泣向國祗低

顰艱毒天崩杞謹中聞朝邑遭危歲在辰以丙辰歲正

庭闈偏屹屹伯仲邀璣璣媿未鷓夷死慙如渾敦豈睚

盱搖尾獸宛轉曝腮鱗口歎棲遲郡尤居寂寞濱土風

傳細碎心事遭凶屯日郭周口援人煙簇野津賈櫓通

勁越商颿徹甌閩溪婦收菰米村娃賃竹薪迴頭波渺

渺動口石磷磷再見來巢乙也鳥頻聞虎入市寅市虎每入

人滿林垂嘯狖當面走驚麕水寺傳將久沙禽漸欲馴

無心從碌碌任志守諄諄早作慵泚盟宵眠口歎呻杌

床閑筆格牕牖亂書筠舊葛那支暑貧口口續晨未嘗

游井閑况復出城闔悒悒危腸潰昏昏病目睵梅蒸衣

醜駝瘡觸面鯨斂未免雞猜鶴徒希鵲庇鴉素鵝求庾

悅碧鸛事章詵詎識開三雅奚論指一因歡無官局事

病免府趨塵避路深藏拙忘機獨純任鳶輕飢鸞驚鴛

誚瘦麒麟瑕摘連城寶驚疑照席珍泥蟠蜿肆苦塗曳

蝨嘲頻機弛千金蔡音眷剛推百鍊鎖愠憂宜悄悄讒

吠更狺狺漸豆多聞耳全膠欲語唇已甘鍾律啞難聞

釜雷震平近歎非辜者還稱被譴臻堪持言自解姑以

命相詢頓覺窮通外殊驚得喪泯平豈煩懷魯汶并說

忘岐函茲共追隨日時逢物景春雜花明浦嶼細草染

郊吟音珍繡羽來穿柳妝鬟去採蘋畫船江汎汎銅鼓

野蕭蕭切於荷芰卷生渚蕪菁秀出聯音鄰叢暄茶正

發秧暖稻初勻遠步尋芳徑閑留坐翠瀕小蠻聊倒盞

獨繭暫垂緜煙杪聞啼魄沙墟遇祭嶺道宮披古碣僧

閣凭雕楯音循滯跡慙魚鳥梁蕭方等云吾常夢為魚

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歸懷謝茗蓴後魏王肅事南

良由吾不及魚鳥速矣朝好茗東又飲

尊羹及北還又好羊酪或問誰憐秦遜客自恥晉繆臣

若何如酪曰酪與為奴爾誰憐秦遜客自恥晉繆臣

學憶居州里文曾力組紉曹倉祛稗稗任苑薶荆榛壯

節輕宗慤竒才轉下彬賦豪擣藻繪詩墨灑玳琳始角
詞場勝爭馳義轂犇戰瘡知景陷盟手敢他拔勇候邀
圭爵功期取鼎茵鄉書先鶚禰省薦半龍荀藝竊登廷
試名叨擢帝宸闕嚴口紫貝陞峻拜蒼銀變化初飛壁
堦和却在鈞三年紆選調一命就陶甄冗驟司圖圉卑
纜服壞珉上寮非遂霸同列異超珣介立傍無援陰排
密有黃隄防雖少戇城河亦多迤繳已能傷雁罟仍未
放麟踰年留異域肆會奉嚴裡仰問蒼蒼理難窮蕩蕩
仁良圖君未騁薄命我方湮蓬藿何當返蘭荃自可紉
肴蔬調旨膳春稅給租緡寄傲立名麥遺榮野號莘退
藏師李謚貴顯讓顏竣躡跡三高士追狂六逸民耕臯
營酒秣樵谷訪琴檣畚土封花墪誅茅出果榛前音臻此音詵
園中持鉞鋪林下設置良至理鵬齊鷄浮生茵等椿未
甘捐糞土所幸曳絲綸南面同堯禹嚴廊即甫申固應
容一叟鼓腹得還淳

詞場... 試... 和... 蘇... 卷一... 蘇參軍集卷第一... 蘇參軍集卷第一... 蘇參軍集卷第一...

穆參軍集卷第二

月日河南穆修白秀才足下近辱書并示文十篇終始

讀之其命意甚高自及淮西來嘗見人言足下少年樂
古文固耳聞而心存之但未敢輒輕信人說今遂果知
足下能然蓋古道息絕不行於時久矣今世士子習尚
淺近非章句聲偶之辭不置耳目浮軌濫輒相跡而奔
靡有異塗焉其間獨敢以古文語者則與語怪者同也
衆又排詬之罪毀之不目以為迂則指以為惑謂之背
時遠名闕于富貴先進則莫有譽之者同儕則莫有附

之者其人苟無自知之明守之不以固持之不以堅則莫不懼而疑悔而思忽焉且復去而即彼矣噫仁義忠正之士豈獨多出於古而鮮出於今哉亦由時風衆勢驅遷溺染之使不得從乎道也觀足下十篇之文則信有志於古矣其書之問則曰將學於今則慮誠淺陋將學于古則懼不取名於世世學宜何旨引韓先生師說之說以求解惑為請足下當少秀之年懷進取之機又學古于仁義不勝之時與之者非寡之者衆不得無惑于中焉是以枉書見問其不才而棄于時者也何足為人質其是非可否徒以退拙無所用心因得從事于不急之學知舊者不譏其愚且慙或謂之為好古焉故足

下以是厚相期待者蓋感其聲而求其類乎可不少復其意耶試為足下言之夫學乎古者所以為道學乎今者所以為名道者仁義之謂也名者爵祿之謂也然則為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何者行夫道者雖固有窮達云耳然而達于上也則為賢公卿窮于下也則為令君子其在上則禮成乎君而治加乎人其在下則順悅乎親而勤修乎身窮也達也皆本於善稱焉守夫名者亦固有窮達云耳而皆反于是也達于上也何賢公卿乎窮于下也何令君子乎其在上則無所成乎君而加乎人其在下則無所悅乎其親而脩乎身窮也達也皆離于善稱焉故曰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

者無以兼乎道有其道而無其名則窮失不為君子有其名而無其道則達不失為小人與其為名達之小人孰若為道窮之君子矧窮達又各繫其時遇豈古之道有負于人耶足下有志乎道而未忘乎名樂聞于古而喜求于今二者之心苟交存而無擇將懼純明之性寢微浮躁之氣驟勝矣足下心明乎仁義又學識其歸嚮在固守而弗離堅持而弗奪力行而弗止則必立乎名之大者矣學之正偽有分則文之指用自得何惑焉不宣某白

上大名陳觀察書

觀察閣下修嘗病近世以來文武異道將相異材為弊于時久矣古之所謂文武之道蓋一道也但治亂之用殊所謂將相之才皆通材也由出處之寄異未有不達權謀而名能相國者未有不明學術而名能將兵者則古之取將相也率由文武之道一焉近世則不然謂儒為文謂卒為武苟登之為相矣則不復寄以軍武之任而曰此文人也不足語以武苟拔之為將矣則不求以儒術之學而曰此武夫也不當責以文時既擇將相之術具不同人遂目文武之術為異時之所以不得其人之所以不盡其用其弊皆出于此乎修嘗願識如古之賢傑之人文究經綸武洞權變弛張諧物理動靜應機會陽開陰闔與鬼神造化爭其功用無所施而不得

者如此之人逢其時運其才出入乎文武將相地使剛
麤匹夫號名主將者觀之聞之色死氣喪俛首聽命知
將帥之道不在乎彼而在吾儒也豈不偉哉求之當今
他未或覩唯服閣下之才德風略于斯有年矣伏惟閣
下名極而望峻識淵而量闊視鼎甲之第于當年若掇
遺物之易蹈霄漢之衢于平昔如馳坦塗之速周歷清
美浚集禁密言蔚典冊筆動雲雨當斯之時天下之人
共言閣下之文章真辭臣矣一旦奉明詔去內廷統將
符分廉問奠枕攸寄來藩北門命下之晨威聲四出當
斯之時天下之人又言閣下之氣略真將帥矣天下所
以稱之如彼者何如此者何非私言也抑以閣下之才
全能鉅無施不稱文德武備靡不在躬也附衆却敵靡
不如意也以是而天下言之爾然則雖古之賢傑復生
諒何以加此修可不嚮風馳想氣激神竦求一識大賢
君子之風采忽不自知其貧且賤羸糧躡屩來及魏都
亦既至止復傍徨躊躇不敢徑進則訪謀于諸府僚從
事或有言曰公性嚴急難犯也或曰公性浚沉不測也
始聞之甚懼且疑徐念之則悟以解曰彼言公嚴急難
犯者甚非也公方負天下文武之望以賓接士大夫為
切務顧肯肆嚴急難犯之性損其容納度量乎斯不然
矣彼曰浚沉不測者宜有之凡大賢君子動作施為皆
不使人闕其涯畔今公柄國重任殿河朔上流禮接邊

鄰鎮靜方域非淡沉不測其何以制遠御衆乎苟行事
深淺動為人料其孰曰大賢君子乎其深沉也則宜矣
既以是解之因從而語曰夫深沉不測則臨事好思臨
事好思則心存默識今公誠如是則賢不肖進于前必
有所取舍矣宜乎小人萌進見萬一之望焉敢用致書
數百言于左右以為請見之禮俯伏檠戟之下以俟進
退之命閣下賜與之見則敢進見實旅人寒士之幸也
不賜與之見孰敢求之見蓋旅羈薄之命不獲遇于大
賢君子之知矣窮達進退庶卜是日敢不惟所命之伏
惟少賜憐察幸甚修恐懼再拜

全上潁州劉侍郎書

月日某謹齋戒擇日裁書百拜有聞于家學侍郎閣下
其竊惟哀矜惻隱君子之常心困迫飢寒小人之切患
倘以小人困迫之患仰叩君子哀矜之心苟君子不聞
則已其或聞之則必動于心大則必見于色當為咨嗟
慘惻憫而矜之雖未知必假之大恩與否其無拒絕弗
顧之理明矣某是以不敢疑懼期得懇于府庭之下庶
窮悴之迹少或布聞于左右如獲贖犯尊威之罪而難
用默默自己者其勢與口誠危且窘也某死罪死罪某
以大中祥符初竊進士第解褐為泰州司理參軍時年
齒且少心壯氣銳實不能與俗相俯仰謀為自全之道
卒以是累一旦挂于刑章毀官喪祿斥為敗具于今十

年初為池州參軍日屬所天奄歿朝廷以始得罪譴不許奔憂時國子博士辛公辛公即公之外舅也方為是郡哀其艱禍窮蹙特以事聞果允朝旨聽其北還因得生見老母稚弟子京師不然非辛公之力將以悲憂死諸江外常念辛公之賜厚矣其家園素來貧虛歸不足以給養其生奉老母既茫然無依因即栖于京師亦無他圖以其都會之地平生游舊或時得逢悲其窮者輒有分濟至將丐四方大抵取塗似便以故久寓京師用不能出家雖寄託京城身常奔走道路老幼十口食于一身遑遑終歲且不能周其餐粥今春國家恩詔特下失職尤累之人許以自新由是某竊有祿食之望半年任京延伺

一命雖室有十錢之物亦盡為薪米屋直之費無何二月之詔裁寢某嘗與一二人同詣宰相披告其下五人獨得從自新之典惟某六人復寘散地但某受是命抑不敢不知幸焉文學掾古之美名汝陰郡今之善地守茲郡者復朝之重賢得古善地而事重賢信為幸矣然事有便於名而不便于實安于公而不安于私者雖聖人將不能以居焉某昨自趨府之後退伏逆旅舍中所相親者唯形與影每念年高之親旁無兼侍計日所食殆絕而莫續念之至此則不覺心目俱斷涕霑于襟將為之奈何因自謂曰憂思無益也今為孤親之計莫如直以誠言于旌旆之下使重賢君子察而知之然後乞

告歸養以慰倚門悽悽之望將無不可者故官無職事
所守俸不救于口腹頰上昔未常遊足無可及之門是
乃真人群中長物爾久留此將不難死于窮餓一身
窮餓而死可也如老母何如幼稚何是以不得不以誠
而自陳所為以小人困迫之患扣君子哀矜之心識者
必不謂之逆理而動惟寬明仁惻矜而察之優而容之
不加大罪則生死幸甚情志殞迫辭無緣飾干冒尊聽
憂灼失措某頓首

上監判郎中書

邢

月日具官某謹拜手書于監判郎中執事某為兒童歲
多依外門祖氏家由是得服執事之名久矣逮十歲許

從先君官南北則不常其居年已長即入舉子場于時
求進為人事羈束皇皇汲汲至于今不獲拜盛德于左
右往年見先君聞執事拜官寵澤優渥時謂某曰昔日
汝外王父屢與吾言及其僚友家子弟敦偉可器異者
獨曰邢君久遠職位不同吾輩幸記之今誠驗其語汝
外王父可謂知人吾為太學生時亦常辱邢君游他日
汝見之必修子姪禮小子奉是言不敢遺忘于時某方
再舉于有司雖一名似失所望其後選授泰州司理參
軍區區曹掾未終秩而釁禍繼作所天奄喪艱苦無訴
去冬適自南歸一家貧寄京師薪米不給老幼數口嗷
嗷待哺相視未定旋奔走于外以謀其食越春涉夏無

時少息所以未遑進見于執事者蓋此也近日思京城都會之地苟無俸入儲蓄之備未易久居方謀今秋將家還汶上鄉里葺先人故田以奉老母之膳因自為息身之計既如此即望執事之明愈將無及矣重念先人忝執事疇昔之舊不能當此時一請見門下是自取踈外于長者而不行先君往歲之命也前數日竊不量度遂造于門館既獲以名通伺命遷延間蒙執事辭以他故徬徨引退愧生于顏歸自思之曰執事所以拒而不見者責其進謁之晚故也執事其實未盡察知亦宜乎責之以晚也某又豈敢以不見望于執事雖然苟默而不以言自辨其所以進謁之晚之故則是終得罪于長

者足以為恥今盤桓忸怩數日而復進其庶幾執事覽其言而盡賜察知或哀以故人子而命之見則復敢以見如不命以見則終不敢見惟執事亮之不宣某再拜

唐柳先生集後序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為勝而號雄歌詩道未極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密製述如經能率然聳唐德于盛漢之表茂媿讓者非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于世出人間者殘落纔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止字失句獨

予集家為甚志欲補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訪善本前
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
暇持獨齋韓以自隨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
于斯已蹈二紀外文始幾定而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
明于時何故伏真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
矣予懷不圖晚節遂見其詩書聯為八九大編夔州前
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韓之鉅文與書字
甚樸不類今蹟蓋往昔之藏書也從攷覽之或卒卷莫
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刪滅讀無甚害更資
研證就真耳因按其舊錄為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
累月詳而後止嗚呼天厚予者多矣始而饜我以韓既
而飲我以德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
不志于古則已苟志于古則求踐立言之域舍二先生
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

送李秀才歸泉南序詩附

景德四年與泉州進士李君相識于京師游處且久於
時予與李君俱少年有壯心操紙筆入都者應主司之
試躍躍有矜負之色窺科級跂仕進自期待者甚銳明
年春不幸則皆無成以罷後月餘遂各去京師而歸其
居地既遠且絕不相聞知如是別者十一年始復會於
京師得一舉酒而相歡對一語及往舊事恍焉不啻如
夢面老而心衰則相與皆然也予中間雖僅成一召今

夫其祿食子則猶舉子進士場中嗟乎予與子嚮之志
願百莫從其一二而意能度十已止其亦七信乎人物
於天地間甚易老且死耳別十一年而一相聚顧昨日
之少壯忽已凋耗今聚未久而復別別聚苟又加如是
知他日之相視復不如今辰之視昔時也必矣今子別
我而歸我眷眷不能已者其以故人也其俱不得志也
其相遠而難相聞也其會之或賒于前也其將為之奈
何請且序情而歌事以為子送詩云

閩越子所家告以歸期

征別語黯將發憤氣

一作鬱以

盈男兒志未就口腹常不營胡為京城中日與留養爭
隋河二月路柳色傷遠行十千大梁酒金罍為君傾酒

酣微悲歌衆坐皆聳驚去矣丈夫別安事兒女情

張君字序

春秋之法書字為褒有以知君子之尚其字也然則古
之名與字必相配字者所以表名也清河張君名始字
友直猶以其取字未定也而訪之僕辱其久游不獲讓
為焉一作徐思之因請更字曰元膺方前字于義為洽而
又正與名會且元為長善則仁義統稱士能膺之行孰
大矣張君以辭學累舉進士始得明之定海尉祿雖卑
才不踰其一有職與其位甚尊而才甚愧者孰賢愚焉予
既為述其字又以勉其行故為之叙

送魯推官赴南海序

為人之佐其難矣哉夫令而行之者其長之所專也從而輔之者其佐之所守也凡政有害於公有悖於理知而必言此已所可為爾言而必從豈已之所能哉苟上無必從之道則政有必失之患為其佐者罪先及之故曰為人之佐其難矣哉然則如何其可也曰盡其職而已矣居上者賢已當公而正之不賢已當直而輔之輔與正非已之職歟正之而不從則雖獲罪乃有之矣于其職也實無媿焉今之從事于二者或莫率是道不涉于欺則陷于隨居上者其人果賢其政果明是宜順之于下以成其美已則曰我為人佐遂能無一言為之損益吾何以食其官即強出白黑以紛亂之比非欺而何

居人上者其人果不賢其政果不明是宜直之於下以救其過已則曰我為人佐言不吾取事不吾專力與為敵徒速悔累曷若附離唱和取容免責苟全吾位而去此非隨而何予謂士之居其位事其人既不可欺亦不當隨不欺不隨唯職所宜而已矣魯君以辭學中名自邑佐而游郡幕皆有所稱今將復佐于南海南海際南之鉅府也方聞其長則天子諫臣賓接僚屬當獎正與直用是知志必上行苟上下協公以從于理予見南海之政獨追于古而荒夷之民大決其惠也

送李秀才應陳州舉序
陳許于京師猶唐之視同華實四方藩輔之府鎮來其

地者常自大官出故每貴士歲進士獲送名于書者其
崇與王府偕上之四年太傅隴西公領陳之二年也隴
西公之賢時莫不聞禮才接善博收而廣納不以位望
驕物四方之士走陳而獻藝求顧日伏于門進士李生
諷前一年常自蔡往以其業修請謁禮一見獲遇甚厚
自是復歸探學尤至益有聞焉今茲歲會辟選舉生將
韞挾其技舉于陳同儕輩欲生留于斯者或解以它語
予謂李生是舉往得宜者三焉隴西公喜能樂善固材
駿所歸地首藩輔其名躅易發而光且復聞舊貫在焉
有是三者可無行乎其戒子僕其秣子駒吾將餞子以
壺而送子諸塗

送呂公初序

為善汲汲于報報未至則更而去之末哉學者能顯窮
一致蹈道自樂而不變庶幾君子之志者邪與其達而
安不若困而固之之難也公初生于儒門庭聞道為名
進士十五年僅然獲一第後數歲始選得州參軍日趨
走塵土執下賤事充充然乎貌顏未常為可憐之意予
知其道固于內外物不得間而入也不然豈免誹怨呻
噉駭躍發于中而表之也歟居職踰年以家艱去之蘇
予重其別先行以告曰慎無中廢則豐報且將及豈惟
寬裕於賤用哉

士困送崔伯盈序

士困窮而篤于學庶民困窮而篤于利學卒利亦口久
且博哉或泰于交或數世而弗斬焉庶民日羸口日陷
若坳坎聚潦不注則涸故少息則怠又學之口利也蓋
異于是焉伯盈篤于學者也學三十年而口益困未知
所以為利今歲詔罷舉妻死身病子單口母寄海上思
侍以孝之道用不往能因射它州之口無有者居諸索
將自潁川之伊洛走口中都浮葦口蕩波龍藏泊過姑
蘇入吳興出谷水寧省于東安口少進于越抵勾漏圖
庶民之利者將行予慮君幹口于貨而落學故序庶民
之道以告焉

穆參軍集卷第二

穆參軍集卷第三

河南穆

修伯長著

亳州魏武帝帳廟記

譙東有祠歸然宅於竹之上者粵魏武帝之祠歟嗚呼
帝實此土人始以諸生去仕為吏則圖大略雄偉不世
之量屬災運衰息皇綱紊絕海內震擾群雄並爭帝子
得時乘機奮策嘯咤馳驚乎其間用能建休功定中土
垂光顯盛大之業于來世焉當帝之經營征伐也袁紹
父子據兵河朔吳權蜀備內窺中夏帝挾持漢室抗力
三方慷慨興言則失彼七箸從容計事則走人頭顱卒
滅袁而沮權備之强者惟帝之雄使天濟其勇尚延數

年之位得徐圖成敗其伐謀制勝料敵應變之下豈江
吳庸蜀不足平哉至今千年下有觀其書猶震惕耳目
聳動毛髮使人慄其餘風遺烈矧譙之舊邦祠堂在日
像貌如生里人事之敬弗祗畏前代帝王莫不皆有祠
廟秦漢以還首事之主得廟祀鄉里事著于時者惟高
祖之於豐沛光武之於南陽廟像咸存威德弗泯其次
則譙廟也赫然有豐沛南陽之迹焉此三君者皆由微
時仁恩長者為鄉里人所愛後思懷其德共自尊祀之
遂傳于今不息也初真宗皇帝車駕有事于亳宮之歲
詔增帝故廟而新之容像載嚴有焯有耀以帝之明靈
加吾宋振顯其德迹用益興矣乎乾興元年春今樞密

右丞相清河公來撫于亳至之三日謁于祠下既退命
左右使謂邦人曰武帝廟享于此土久矣庇于爾民厚
矣水旱菑害爾民謂請焉疾病癘疫爾民禱焉亳之土
徽帝之福不既多乎今其廟與像則詔修之顧惟殿內
廊廡帷帳之蔽使埃壒及座延于冠冕為闕孰甚吾將
自出私俸盡為具武帝洎文明三殿之帳誠無為艱如
彰爾民慢帝之咎以吾臨此州不能導爾民心知所奉
是亦吾過故遂使告于爾民衆聞公言慙且喜曰亳民
闇鄙蔑有所知蒙帝之休罔識攸報為罪大矣今我公
有言始克知過俾獲逃罪于帝之靈繫我公之恩是賜
是賴敢不聞命即衆入請曰幸公皆許民新營之願不煩

公也公曰吾本率將自其既思同爾民于欲不可盡專
吾當與爾民共其事即以俸緡合民之用命工偕作未
歲而三帳成即置其殿內有帳之號非繒帛是製而成
以木者圖其久也其年十一月公承詔歸機密之地公
在毫不滿歲而去既去之日猶始去之辰是歲毫人飢
公至闕即上言得徙淮南數州廩米來貽一本作給毫人噫
公之愛人甚矣使尋常有位者得聞入為天子密近委
其民而去之雖草莽之不若又暇顧其飢哉公前居一
州猶且勤勤為州人求福于前代帝王不懈今君為朝
廷一本作朝廷為親近大臣其贊帝王治以福于天下之人肯
又懈乎天聖元年二月日記

任氏家祠堂記
今上之元年尚書康懿公由參知政事出領太平郡居
一年以齊國太夫人春秋益高至陳懇言求為本州以
便其養詔尋從之于是復自鄆而即曹既至未期歲屬
齊國艱憂公遂去位而以私館居則盡斥絕梁肉弗視
惟菜茹食以終日公魁碩人也至是頓被瘠毀體軀不
支家人憂其德甚爭諫止之乞稍進葷茹以自持助公
曰吾頃服從王事有家靡居左右承顏情至闕違今日
得□□□紀敢尚不牽盡子道即皆不聽越三月竟以
□□□不起嗚呼公其可謂孝德有聞也矣將終顧□
□□都官員外郎中師曰吾年踰六十壽不為少□□

口府位不為輕今得收其躬以獲歿于先人口口口口
幸矣然獨所恨者不克及吾之存畢先塋事耳吾俸賜
之餘力足以舉爾其勉之唯速無緩都官念康懿戒付
刻切時雖齊國在殯求欲居廬守禮斯亦不得即以縗
服畫而從事于外始其阡于曹之南近郭未及塋也
日往自視樹墓栢或數千疲心瘁躬事以遽立既而治
其第之側隅起作新堂者敞三室而闢五位前後左右
皆有宇以引掖之華以丹刻之飾六年春某東行見同
年都官兄子曹一日目是宇而言顧我無以致孝愛于
先親先兄將以是升畫像而薦歲時焉苟無述也其何
以貽厥聞請以事屬諸子某辱兄之命不敢讓乃言曰茲

宇之設其近于家廟者耶惟家廟事自唐人修尚舊粗
復其製時衣冠室襲行之始著唐德而既往旋又廢于
五代之兵興自是以來將相文武之家無復知言此者
增築第產之盛則知惠其不崇且廣終莫患其先廟之
不立古君子不聽敢以私褻交于神明故制器服立宗廟
以祀其先示誠潔也今人既用常所服器而又祭之于
寢蓋亦不知事神之道使士君子之祭疑于匹庶人之
祭久矣儻非世蹈名矩率禮敦教孝作之族其孰克思
之其族維何其在康懿公之門乎康懿公姓任氏其門
自唐洎五代晉漢周傳官不息以入國朝是興贈開府
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諱載儀同高才偉識

藉間^問鑑世德豐以約委義厥後實有賢子五人皆齊國太夫人白氏之出兵部尚書贈左僕射謚康懿諱中正其長子次中孚西頭供奉官閣門祗候次中行尚書兵部員外郎次今都官郎中也最季中立左侍禁閣門祗候供奉逮兵部皆先康懿公並終今從享于儀同齊國左右儀同特立于中室以東室為齊國之坐康懿位西室而清河郡夫人張氏陪焉兵部供奉各處二側位其嚴慈之尊長幼之序煌煌儀像堂堂如生宗屬以之視瞻精爽以之憑附烝祠有所不瀆其虔斯肅其神斯饗孝之至也禮稱有其財有其禮無其時君子不為也廟祀之事不作已久求矯行之必取世議時所牽制禮不

獨伸則家廟之名既固得而有其昭穆之位固無因而列是以顯考王父神次不敢盡陟而時享合叙抑有常焉矧按前代私廟並置京師今不從廟稱而復設于居里敢請號曰家祠堂者信適事中而允時義矣噫家廟者豈不可復矣乎苟復之則已如未之復則斯堂也于奉先之道得一時之禮矣

蔡州開元寺佛塔記

唐高宗皇帝

西佛氏法唱中夏為祀于中夏先王之遺民樂聞其法尊雄一旦從而和之棄世守常義而弗顧而為其徒者靡然傾天下四人之業胡其盛之如是耶豈佛氏之法為能本生民甚惡欲之情而導之耶不然何以能鼓動

群俗之心如趨號令之齊一也夫生民之情大矣聖人知其不可克也為之著禮明義以節養之使不流不窮安其分盡其常以生死焉而不及他道者三代之民也今佛氏之法後三代而作極其說于聖人之外因民所惡欲而論以死生禍福之事謂人享有于其身者皆由死生往復而取之方于植物者根夫善善以之而生于今種夫惡惡以之而出于後其為貴為富為壽為康寧皆根夫善者也而統謂之福為賤為貧為疾為夭皆種夫惡者也而統謂之禍福禍之報不移也世聞其說甚懼謂死且復生則孰不欲其貴富康壽而惡其賤貧疾夭雖君子小人一與情也然何如即可以違所惡而獲

所欲曰非去而為佛之徒讀佛之書則不可人所以悅其法而歸其門者為能得已惡欲之心乎佛亦安能彊使人附之哉如生死禍福之說使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亦嘗言之則人亦必從此六聖人而求之如其聖人亦不及唯佛氏明言之則人焉得不從佛氏而求之也予謂世有佛氏以來人不待禮義而然後入于善者亦多矣佛氏其亦善導于人者矣嗚呼禮義則不競宜吾民之皆奉于佛也宜其佛之獨盛于時也佛日益盛徒日益繁則當有異行之士奮臂而出力樹塔廟以廣弼其法之興就其實而言之則隆塔廟誠佛事之末苟以時觀之能恢赫顯灼使人見一作目之起蒼生信則無如塔

廟助佛之大故雖窮遠僻阻川塗所出必有佛之塔廟以瞻嚮于俗也矧中州近壤之衝會乎然而佛塔與廟抑有其說中藏像事而旁棲徒衆者定為廟唯佛塔之設當必親得佛所遺爪髮齒骨一種或積精力所成如珠璣類者釋氏皆所謂舍利者也然後函以金石寯音穿地而藏焉因起浮屠于上以表識之是曰佛塔耳諸所立者靡不然而蔡州開元佛寺其踊甍成七級浮屠者是謂堊佛頂骨舍利焉其始自雍熙四年故相太子太師呂公為郡日其佛骨自京師降呂公尋之去郡以屬僧志者俾後興塔于寺以葬奉之後志方肇心會卒曰僧榮者復上承之自是迄大中祥符初榮始再議所

舉得喬張二豪吏歸入資用僅獲就事于時浮屠纔基一級而已榮終度力難以竟即又罷去于是州耆釋叟惜其基跡已植而止相與謀其可以終事于塔者復從寺僧海微而請之微一本無而請起應請實堪其任今塔之所以獲立自海微力塔既立未致備飾而微歿時天禧二年也付其事于門人永昌纂之永昌紹成師志罔有暫懈悉心募力未幾而闕飾云具其範鐵塗銀穎然而擢立其端者是曰相輪其棟石甍瓦翼然而周蔽其址者是曰散水計二事役費于浮屠亦三之一焉皆永之為也永其可謂善繼師之勤矣較三四釋之功是則肇于志而基于榮克成于微而大備乎永雖經始營為

殊先後鉅細其因作之蹟則皆有力于塔者其所謂異
行之士歟塔始于大中祥符初訖于天聖之六年出入
二十年之際厥有成績其糜用財力積劇亦至矣永師
列其本末來請得以著成于記

養正堂記

韓君堯言登進士第九年始再任為泗州錄事參軍到
官之日五月以解舍感狹由視事廳一本有達乎寢他
無宴休之地俯廳西北隅先有屋數楹已故敗就摧因
令堂而新之以備其所為宴休者于時河南穆修訪君
淮上目其始立君曰為我命以名而記之即從而言曰
堯言少年以文辭上第其視富貴為朝夕事今十年間

乃猶盤回效州縣職肩肩以斗石祿為急著公衫把手
板旅進退郡庭下瞻望上官顏色非為計之得矣不獨
如是復為讒校小輩走謗議其間誼說不已所以古人
憤悒脫冠委印綬不顧而去蓋此也堯言曾不以是動
其心汨汨波隨上下無所可否獨何歟將有其說人抱
畜才識凡得以施用者不有高位當遇知己去是則才
之與識或不可使以外發發輒受攻于物知乎此者近
易之蒙蒙以養正之謂焉非變通之才孰取之今堯言
居是職其有以幾乎予與堯言交舊而復同年登科不
謂不知其平昔雄逸豪偉真無顧避座有論說不輕以
氣語低人至是乃能刻鋒稜藏戢崖岸約束若纖謹男

子為者終日挈挈守其曹事不少為俛眉動容起倦怠
意真可尚也堯言既為斯堂將施名而屬予予悅堯言
所守從而得堂之名即命其堂曰養正既命之沿其名
以為記養正之堂亳州法相禪院鐘記養正之堂
古之為鐘其用大矣樂記稱黃鐘大呂又春秋傳稱師
有鐘鼓曰伐則是鐘為禮樂之備又為征伐之具其用
之大樂可以調陰陽感人神導天地之和用之軍旅可
以警不軌懼不庭振邦國之威考是二者則鐘為禮樂
征伐之器久矣三代之際以及秦漢皆不變其用今是
鐘也專為釋氏之器亦從可知也東漢之運將季西域

之法聿來流晉宋而益崇涉齊梁而太盛率天下而從
其教擬王者而闢其居無公王無士民無高卑貴賤豈
不從而信奉之不從而從而依歸之以求其福報乎如是則盛
矣大矣佛之為法也既與中國聖人之道竝行于時則
所謂禮樂征伐之器者安得不入于佛之宮哉佛之宮
其徒群棲而旅集多者數百人而居之其朋既繁不常
厥處將齊彼眾非言得通則必聲物以齊之求物聲宏
達而及遠者莫踰于鐘是知鐘為佛宮之用其在茲乎
亳州法相禪院有主院僧海宣者謹行之僧能勤以募
眾崇揭土木門堂殿廡總百餘間多宣師所葺也聚徒
徒先資膳悉備警旦暮者其闕唯鐘州人時氏豐財好

佛之士也一旦詣宣而謀曰一鐘之費其用幾何願輸其資獨營斯善師即計其用度告之遂以錢若干畀師復謂曰鐘之成也匪高弗居則並請為居鐘之樓以此土不產美材因命僧海真南抵于舒鞭其材木匠為成器而離之自舒及譙使以舟力雖皆出時氏然能減費便事者蓋二師心計運度之謀也天聖元年春始召鐘人興其鼓鑄液彼金錫一治而成鐘事既立樓材亦至建于殿南東偏居鐘于上層薨翬飛雙欒鯨震嶷嶷崇構上凌煙空琅琅洪音遠落霄外予以壯觀精宇予以號令群緇且叩焉使思其所以息晦明風雨不迷厥時據釋氏言鐘之聲扣之可以上極天界下洞幽泉導死

者冥昧之魂出地獄沉淪之苦故死者之家嘗賂金帛衣物求擊其響若如其說則非獨用之節昏曉戒食寢而已又復能售極苦之資助釋氏之費焉鐘不可闕于

佛宮

一本有明矣亦字

靜勝亭記

州郡有兵馬監押職設今代專督州中姦爭火盜洎軍籍庫兵商征酒榷之事則皆與守同管署自政賦財幣刑罰獄訟之煩則一不及一本有及其職位優其務守簡蓋士之階武而升者非歷勞久十餘年不被茲命凡尸之者能持謹常不失局事鉅細不絕筆可否歸之州足為稱任雖材且無所施顧或每每好用自擾以招權

樹成而病其職者多矣潁川陳君永錫始以公侯裔廩
迹落武一再遷為右侍禁蓋漢之即將類也來監蔡之
郡戎為人力文服古而雅任闊達樂所守無事唯比旦
一過廳還則擁書自娛常言吾職甚逸吾性加踈思得
灑然空曠一字為寄適之地盡糞除耳目俗譁而休吾
心焉廨中舊有亭其制卑而久為之易去故材俾豐宏
之前數十步間夾樹畹蔬蹊果果外先峙射堦堦豈清
趣中宜有哉然于亭遠甚不大與亭害故亦不廢姑存
之亭成陳君謀予以名予請以靜勝命亭陳君之飾是
亭豈志于靜者耶夫靜之聞仁人之所以居心焉在心
而靜則可以勝視聽思慮之邪邪斯勝心乃誠心誠性
明而君子之道畢矣惟陳君能有是道故名是亭人苟
不果其道名無益也是無實而守空器也不與夫盜名
而居者比歟後之廩斯職據斯亭者亦復能悅靜而思
勝乎苟能善矣無為自擾而病其職以守亭之名為亭
之媿也

其間明因院羅漢像新殿記
距嘗熟縣治之東南越三十里有浮屠居曰明因本淳
化中之錫名也浮屠師業者紹居之能勤飭其軀靡懈
以哀力于民之里召塑工為百五像釋謂之羅漢者加
新其殿構而納之辛亥歲夏五月告畢工師求記之以
文予儒者稱浮屠之法懼非所能請以目所常觀浮屠

者並緣土木佛事終依之為姦以幸其身而敗汙其類者言之亦足以昭師之善矣予行天下往見山墟林野間有級輒以為佛塔者其址之豐若將為百尋之高或不數尋而罷有植木以為佛廟者其基之博若將為百楹之廣或不數楹而止其委甍餘材猶棄積於下訪之其側則曰始佛之徒也將欲有為于是張其勢甚盛苦其行甚篤至能黜衣退食盡用于食佛初人大為傾信而悅助之貨斯萃欲斯至自是每十其獲不一入于佛常私其九以自取人復覺之信遂以衰以故卒無有立而止去之予謂此無他也由始信而終疑欺也宜其無成效焉凡倡事之道已必先信猶懼人之莫應矧已為不信而欲人之應世未之聞又獨釋氏哉今師營是像作是殿必有得於信之術矣不然何能遽有就之如是也嘗聞東南人尤嗜于佛至有傾資舉產以為奉而無愛者師而後能益謹其術而待之庸知里人之有力焉不盡為師之奉也

入墓誌

東海徐君墓誌銘

進士徐孝山喪其父執喪之三日得友張生道卿所錄

父事拜且泣復授之張生并繼以語俾來請曰孝山未即殞生尚惟喪事不可緩將卜葬以某日期日且迫敢迹其實託銘于先生用刻而納之以光永幽窆予既受

而閱其始卒乃謂曰是葬也蓋得其禮矣比今貴家富族將葬其先必惑葬師說拘以歲月畏忌大至違禮過時久而不克葬者多矣生能葬以其道正合士禮逾月之制此獨可尚又安得拒請而勿銘也按君諱文質字處中其先祖父常寓籍并土之文水逮君之考猶為晉人考生未亂而孤見教育于季父氏既而復會朝廷以兵取太原既平大徙并民入處之京輔考于其時與其族來京師遂家焉自是得游太學為生徒治春秋經傳前後四舉有司竟不及祿而終考始娶潁川陳氏女止再娶清河張氏生男子二人女子二人次子曰文蔚少卒獨君為前室陳氏所生二女子今皆適京師良族由

君而下始為京師里人凡并人其俗剛厚而勤嗇能自節損以立衣食諸來徙之戶初雖貧劇者居久而皆為富屋矧其宿有資者齋蓋可知故考亦用是而殖其家考之歿貽其規法于君君于此益為之善守者也君常念氏早世又傷父之不逮故事後親彌盡其力無何數年張氏又終初君亦嘗受經于儒官馬龜符有慕仕進心至悼親之繼喪顧門中時無強子弟可任懼覆先人遺業則為不肖子因刻力事生于家非時節慶吊大事不出門如此者蓋有年天聖八年適五十忽得疾醫累月弗愈以是年七月十七日卒于居君凡四娶室輒先喪有四男五女初室李氏無子長子孝山出次室季氏景

山德山皆未及娶五女子亦幼在室孝山有諸弟妹合族謀葬得其年八月二十一日藏君于東京之祥符縣開封鄉西韓村先墓之次以次室季氏為合初李氏次苗氏李氏三室皆同穴而異棺斯實禮也銘曰
惟古之葬等殺異宜日月有數無越厥期末代不然感於葬師陰陽拘忌率常過時其孰警此伊徐氏子以時而葬順禮之軌既合既耐有銘有紀如君之藏民亦鮮矣

祭第二子文

月日阿爹以果子飲食弄具祭于第二男道子之靈嗚呼汝生而慧嶷體質粹奇舉家愛憐保養甚厚始三歲

則微有知見見詩書能舉能視吾與汝母其喜可勝謂汝他日必大吾門如何不永四歲而夭嗚呼哀哉汝殁之辰我客京師家避吾驚不以時告我之既還聞于中途延道哀號知無及矣但與家族相持殞絕嗚呼生人之理有幸不幸惟彼頑塞輒踐遐年念汝豐完反成殤子嗟乎天道既使之育又則不長孰如勿生免此大痛嗚呼汝舍我去無期復還我思汝悲何時而已汝王父王妣旅櫬未葬俟畢先壠以歸汝骨草瘞郊次祖母俯近此魂有依無至驚怖父臨祭汝汝其享之號訣終天相期泉壤尚饗

賦賦昇新齒鬢... 王公... 子... 金... 蘇... 穆叅軍集卷第三

河南穆公集遺事

哀穆先生文

蘇舜欽

嗚呼穆伯長以明道元年夏客死于淮西道中友人蘇叔才子美作詩悼之遣人馳弔之痛夫道不光予又次其一二行以鑑于世為文哀之先生字伯長名修幼嗜書不事章句必求道之本原皆記士徒無意處熟習評論之性剛介喜于背俗不肯下與庸人少合願交者多固拒之議事堅明上下今古皆可錄然好詆卿弼斥言時病謹細後生畏聞之又獨為古文其語深峭宏大羞為禮部格詩賦咸平中舉進士得出身調秦州司法參軍牧守稱其才貳郡者惡之又嘗以言忤貳郡者會守

病貳郡者私黠吏使誣告先生賂其獄聚左證後召先生使衆參考之由是貶池州中道竄詣闕下叩登聞鼓稱寃會貳郡者死復受譴于朝後累恩得為蔡州參軍先生自廢來讀書益勤為文章益根柢于道然恥以文干有位以故困甚張文節守毫毫之士豪者作佛廟文節以騎名先生作記記成竟不竄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金遺之曰枉先生之文願以此為壽又使周旋者曰士所以遺者乞載名于石圖不朽耳既而亟召士讓之投金庭下遂促衰去郡士謝之終不受嘗語人曰寧區區餬口為旅人終不為匪人辱吾文也天聖末丞相有欲置為學官者恥詣謁之遂不得常客京師南河邸中往

往醉暮歸過地如不省持者夜半邸人猶聞其吟誦喟嘆聲因隙窺之則張燈危坐苦暄執卷亦出曙用是貸其資毋喪徒跣自負櫬成葬日誦孝經喪記未常觀佛書飯浮屠氏也識者哀憐之或厚遺則必為盜取去不然且病或妻子卒後得柳子厚文刻貨之售者甚少踰年積得百緡一子輒死將還淮西道遇病氣結塞胸中不下遂卒吁噫天之厭文久矣先生竟以黜廢窮苦終其身顧其道宜不容于今世然由賦數躋隻常罹兵賊惡少輩所辱困其節行至死不變有孤孀且幼遺文散墜不收伯長之道竟已矣乎初先生死梁堅自解以書走上黨遺予欲訪其文俾予集叙之去年赴舉京師歷

問人終不復得一篇惟有任中正尚書家廟碑靜勝亭
記徐生墓誌蔡州塔記皆平昔所為又不足成卷今舅
氏守蔡近以書使往其家且求其所著文字未至間作
文哀之遂不勝于命命不會于時吁嗟先生竟胡為
下悲二子聯句穆修伯長
凌孟陽伯蘇舜欽

有客自遠方來以二子說穆子疾病初家事巨細缺隣
人苦其求才翁醫師久已決案孟小大空布被旁午裂
餘喘尚能鼓子美老憤知己結目淒望羊泓髡斷反蝟
茁憂酸繫餘生才翁嗥嘯留永訣語妻後日計書策未
可徹教子立世資子美圓曲勿自悅吾屬何流離衆人
方艸竊凌子久道路才翁十口著羈綫恰旅重江間正

值大飢節既無裹飯交子美疾走繼麤糲又無執漿人
及時沃枯渴惜哉損天命才翁痛馬在親經帝胡生爾
身世復稱爾傑胸伏氣萬丈子美腸貯怨百結折報難
泊風憔悴墮霜雪久僕勤龍鍾才翁弱女癡跛躄文隨
寒餓空道與煙焰滅魂子竟何歸子美去矣不得別長
府豈無財莫濟醫藥切太倉豈無粟才翁莫解暖腸熱
天子聖在上海內清欲徹伊人胡不官子美既死安得
活朝青與暮紫神喜天不軋高車與怒馬才翁門滿道
不絕之子苟間廁斯民乃貪饕高亢世弗親子美方嚴
鬼所掣敢言才足珍寧免石來齧思潛淚輒抽才翁慘
舊面成耆舉目此年落側身今鄙媠箴言耳空虚子美

險論口吻

危峻貌

作詩告石梁聊以慰寒骨才翁

穆修字伯長汝陽人後居蔡州師事陳圖南而傳其學
修少豪放性偏少合多游京洛間人常書其詩句于禁
中壁間真廟見之深加歎賞問侍臣人曰此為誰詩或
以穆修對上上曰有文如是公卿何以不薦丁晉公在
側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是會上不復問蓋伯長與晉公
有布衣舊晉公頃赴夔漕伯長猶未仕相遇漢上晉公
意欲伯長先致禮伯長竟不一揖而去晉公銜之由是
短于上前後晉公貶朱崖徙道州伯長有詩云却訝有
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不量移可見其不相善也伯長祥
符二年梁固榜登進士第調海州理掾以忤通判遂為

據拾由是削籍蘇池州其集中有秋浦會遇詩自叙甚

詳後遇赦叙潁州文學參軍故當時呼之曰穆參軍老

益貧家有善本韓柳文集乃丐于所親厚者得金鏤募

工鏤板印數百集攜入京師相國寺設肆鬻之伯長坐

其旁有儒生數輩至其肆輒取閱伯長奪取怒視謂云

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一部為贈自是經年不

售時學者方從事聲律未知為古文伯長首為之唱其

後尹源子漸洙師魯兄弟始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

學云辨惑

陳搏好讀易以數學授穆修伯長修授李之才挺之之

才授康節先生邵雍堯夫辨惑

李之才字挺之青州人倘儻不群師事伯長伯長性嚴
急稍不如意或至呵叱挺之左右承順如事父兄畧無
倦意辨惑

富韓公初游場屋穆修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
之才當以大科名也公果禮部試下繼以賢良方正登
第聞見錄一歲不夫一官當以一時名觀自是雖平不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修伯長皆為之唱尹洙師魯兄
弟繼其後歐陽文忠公早工偶儷之文故試于國學南
省皆為天下第一既擢甲科官河南始得師魯乃出韓
退之文學之公之自叙云爾聞見錄一曰辭者軍
歐陽文忠公作蘇子美文集序云天聖間予舉進士其

于有司見時學者務為言語聲偶摘裂號為時文以相
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歌詩
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
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近以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
稍趨于古焉

予識浮屠秘演二十年初見時多與穆伯長游伯長剛
峻人罕能與之合獨喜演演善詩復辨博好論天下事
自謂浮屠其學而儒其心若當世有勢力者冠衣而振
起之必犖犖取奇節今老且窮其為佛縛記得已即伯
長小州參軍已死演老浮屠固其分也師魯文
歐陽文忠公論尹師魯墓誌云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

前有穆修鄭絛輩有大家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
明道先生作邵康節墓誌云昔七十子學于仲尼其傳可見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其餘門人各以已之所宜者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有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所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于李挺之挺之得之于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
呂氏家塾
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搏以太極圖傳種放放傳穆修修傳周茂叔朱晦菴記太極

河南先生師魯古文學于穆伯長伯長有文十餘篇行于世韓柳之文因伯長而後行國初知者有柳開錄尹師魯傳文章自唐末歷五代氣格卑弱至本朝柳開始為古學天聖初洙與穆修大振起之文章自唐衰歷五代日淪淺俗寢以大敝本朝柳公仲塗始以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振天聖初公獨與穆叅軍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為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動之于是後學大悟文風一變使我宋之文章踰唐漢而三躡代云
唐正元元和間韓退之主盟于文而風雅最盛寢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

人能師經探道有文于天下者多矣洎楊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詞鏤意以髣髴未暇及古也甚其者專事藻飭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于用廢而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遜時輩與穆伯長游力為古文士材始聳慕焉復得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是大有功于道也

范仲淹撰尹師魯文

集序

章自歐陽永叔始以古文為本

邵堯夫先生受學于李挺之之才李之才受學于穆修伯長穆伯長受學于陳搏希夷其所傳先天之學具見于易圖皇極經世世故程伯淳作堯夫墓誌云推其源流遠有端緒

呂氏家塾

文學于

新山身

身首

文十

論云

祖無擇字擇之蔡州人少從穆伯長為古文後登甲科聞見錄

人之能... 之才獨步... 其著身... 學若久... 游力為... 由是天... 研究...

歸貞... 賦無... 蘇州... 古文...



書